

追寻那 千年美丽

□魏汉军

冬日里,没有叶子的遮挡,阳光可以透过树枝直射大地,还其本来的沧桑和质朴,显得亲切而生动。

嵩县白河镇云岩寺的银杏树,叶子早已脱得精光,伟岸的躯干直插蓝天,庞大的树冠因没有叶子的陪衬,枝丫筋骨毕现。抬头仰望,枝杈上,还有小小的黑点儿,风吹枝摇,那黑点儿吧嗒吧嗒往下掉,落在地上,从里面蹦出来的是一粒粒白果。

银杏叶呈半圆形,像一颗心。叶子中间有一条裂纹,好像两瓣心终于聚拢在一起,这是尘世间浪漫之爱的印证。

千百年来,帝王将相苦苦追寻着长生不老之药,平民百姓也对健康是福推崇备至。银杏,作为长寿之王,人们自然加以敬仰和追捧。云岩寺的银杏树有67棵,树龄最小的也900多岁了,堪称植物中的活化石。面对如此神奇而顽强的树仙,我们有什么理由不敬畏呢?

重建于明万历年间的云岩寺下寺,大殿侧房所用的梁檩椽子、门窗柱墩,全是银杏木,几百年来,无虫蛀无风蚀,坚固依然。看来,没有哪一种树木的材质敢与银杏木媲美。上寺已没了云岩寺寺院的痕迹,但其遗留下来的银杏树,在不算大的山坳里,远近高低散布着数十棵,一棵比一棵高大,一棵比一棵健壮。如若在金秋十月,满山坳的黄叶在风中舞动,那景象会是何等壮观!几座青砖瓦房,端坐在银杏树的枝蔓里,不显奢华,清静无为,犹如一棵棵银杏树,淡定自若,与世无争,从容应对世事轮回。

溯流而上,一位古稀老人蹲在河边的石头上,面前放着一个簸箕,簸箕里有不少带皮的白果,白果被浸在水里,老人不停地用双手搓,再晃动簸箕,让河水把搓下来的外皮漂走。临近中午,白净净的果实盛满了老人身边的大竹篮。据说长时间接触白果外皮,会腐蚀人的手,老人的手已经发白,不知道是不是被白果皮腐蚀的。

“大爷,冷吗?”

“不冷,今天暖和。”他抬头看了看我们,又看了看太阳,低下头仍在忙手中的活计。

“一年卖白果能收入多少?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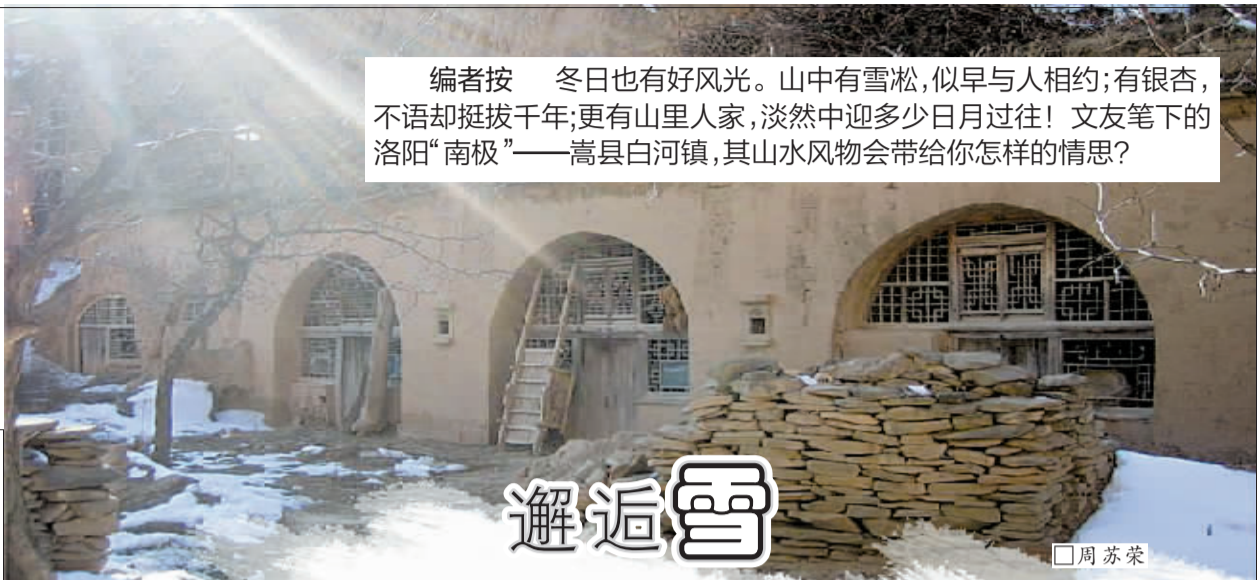
“一年收个三五百斤,十块八块一斤,弄几个零花钱。”

在儿时的记忆里,银杏是一种仙果,银杏树上住着神仙。我们吃午饭的那家主人说,其实没那么神秘。银杏树雌雄不同株,谷雨时节,雄株开花,雄蕊中的花粉纷纷扬扬,随风飘散。雌株此时也开花了,花蕊如火柴头大小,上有露珠,雄性花粉只要沾上,就会授粉。如果天多雨,授粉困难,雌株当年便无果或是少果。不明白这个道理,那层神秘就无法揭开,加之银杏生长缓慢,树龄特长,几代人看着都是那样,便有人认为是神树。

饭后,我们在满是落叶的银杏树下徜徉,感受那千年银杏之美。仔细寻找,树下草丛里,还有不少被遗落的果子,个把小时下来,我拾了足有两斤。尽管腐烂的果皮有一些酸臭的气味,但丝毫没影响我愉悦的心情。

一天的旅程结束了,但云岩寺的银杏树仍在我心头萦绕。寺因树而建,人因树而富,在银杏树的怀抱里,人们娶妻生子,繁衍生息,传承着人类文明,千年银杏也不露声色地见证着人类历史的变迁。

当下,自然界正经受着人类欲望的挑战,云岩寺还算一片净土,但愿人与自然的和谐,能在这片处女地上,继续演绎永恒的传统。



编者按 冬日也有好风光。山中有雪凇,似早与人相约;有银杏,不语却挺拔千年;更有山里人家,淡然中迎多少日月过往!文友笔下的洛阳“南极”——嵩县白河镇,其山水风物会带给你怎样的情思?

邂逅雪

□周苏荣

从云岩寺返回,心中挥不去的是,那雪。

想它的模样,却道不出滋味。合上书,拥被而坐,心绪里都是女子。《诗经·郑风》云:“野有蔓草,零露漙漙。有美一人,清扬婉兮。邂逅相遇,适我愿兮。”心弦一激灵,姑且叫“邂逅”吧。

“邂逅”,会让人想起很多,心,忽地一颤。

去时,没想到会遇上雪。早晨,田野里黄土青麦,涂着一层厚霜。

车行进中,蓦地,就置身一个满是琉璃花翡的童话世界。四野银白,青松裹雪,柿影横斜,好一个白雪映衬的绿娇红娃。雪凇、冰挂,我曾是见过几次的,而像现在这样垂手可触、低头能嗅、凑之沾眉,在梦里也算奢华,我们竟是景中人。

远看千山,苍颜染白须,沟壑纵横,都似深深浅浅的水墨画。满山、满树、满枝,都缀着雪凇和冰挂,似玉树琼花。沟谷积雪埋深草,溪水淙淙不见影。公路蜿蜒通南北,隐约有薄冰覆盖。路边崖前,有一树,满身玉佩摇动。

乔木枝丫伸展,或端着雪,或裹着冰,好似踮脚张望着。爬藤上,垂着冰铃铛,战战兢兢地怕风把它摇响,惊醒了清晨的邂逅。灌木,像一丛丛银火,正冒着蓝烟……有只鸟从枝干上跳下,蹬落簇簇细羽。我怔了,忘了自己是谁,是树?是藤?是鸟?雪花……高温……雪水……寒流……冰珠……雪凇,多次的邂逅,成就了雪凇美丽的前世今生,那么,阳光和它的邂逅,会不会让它滴滴泣泪,化作干河长流、草长莺飞的后世?

想起叶文玲《心香》中那个溪边汲水的哑女,一条辫子搭在胸前,脚浸在水里,她好像并不是为了洗脚,只是随意地玩

水。她用两只赤脚,轻轻拍打着浅浅的溪水,溅起一串串水花,拍着拍着,她忽然用那右脚的脚趾,夹起一块圆圆的鹅卵石……哑女不会说话,亦如这雪凇,纵然死,也要把高贵洁净的身影留与后世。

我想,哑女那么净美,她能与《诗经·郑风》里那个“清扬婉兮”的女子邂逅吗?

那株叫不上名字的山果树,一树红琉璃,像个跳进雪窝里的小丫头,看见我跑过去,笑问,你从哪儿来呀?快看看,我和雪谁美呀?

前方,不远处有棵树,从山里旁逸斜出,阳光下,像一株大珊瑚,好像稍微一碰,就会叮叮当当,掉下一层金玉银饰来。

一辆车,恰好驶过身边。同伴指着右边谷底,说,你听!玉碎声、水流声、车的马达声……

我看着他,眼睛亮晶晶的,莫非,他刚才示意我看的雪霰,恋上了他的睫毛?莫非,他如我,任这浅山玉树、近壑水声,在心灵穿越过了?

回来,再经过这里,雪凇没有了,雪,稀疏得像只兔子,冷不丁跳入眼帘。浅山,斜坡上湿漉漉地涸开了,那是雪的后世吧。

其实,雪什么时候下,落在哪里,无所谓。我在意的是,那邂逅的瞬间,划过,抑或滑过,细密,抑或潦草的情绪,是以怎样的轨迹,接近或者沁入了心田。

经过邂逅,许多东西都不一样了,比如山,比如树,比如从树下经过的你,都会从邂逅的枝枝蔓蔓里燃起一炷心香。



永远的土色

□山野长风

无论如何寻觅,触动我神经的,永远是骨子里无法改变的土色。

我扒着车窗,目光触摸着那土色,像冬阳般痴情。窑洞是土色的,草木是黑色的,如黑黄交错的画,在阳光里自由呼吸。我看不见小路,唯有嗅着泥土的气息,让心挨着土,暖暖的,适意。

黄河古道,苍山半围,水域辽阔,烟岚袅袅。

河道里,杨树脱光了叶子,齐刷刷地向天挺立。

水面上,一大群白天鹅,像月下忘归的玉兔,让田埂上那一群半爬半蹲的“长枪短炮”忘了身边这片金黄色的土地。

这就是梦中的黄河?

冬天的土地,颜色单调,如一幅天然画卷。阳光是黄色的,土是黄色的,黄土崖壁上寸叶不留的槐树、枯草是黑色的。那黄,那黑,都是淡淡的。这淡淡之中,唯有红色最宜与它们相衬,一副红春联,一身红棉袄,几串红辣椒,一挂红鞭炮……

这是黄土和黄河孕育的本色。

黄土坡上有村庄,半坡都是窑洞。坡不是很高,一座座高坎儿,独自耸立着,形成一大片土林。高坎儿陡峭,如果没有路,根本爬不上去。我站在山下,看不到路在哪里,走到山根,才看见一条土路,像线头一样从土坎中抽出来。

坎儿上是窑洞,坎儿间偶有一片绿菜地。窑洞好像废弃很久了,院墙已经坍塌,似乎从来没有被人想起过,只有时光的印痕,往深处雕刻。我进到一处三孔窑的院子里,窑门半开,雕花窗棂上缀着蛛网,门环上有厚厚的锈。木门上方,用粉笔写着“下雨天留客”,字迹歪歪扭扭,很明显是出自小孩子之手,像孩童的眼睛,明净而朴拙。

墙内,墙外,都有石榴树,叶子自是掉光了,地上好多干

瘪的石榴果,树上也有。有的石榴干了还抱着枝,有的被鸟啄剩下半个,咧开嘴,露着红红的籽。有一个石榴长裂了,阳光随意地进出,我摘下它装进口袋,想回家告诉孩子:“你看这石榴,黄河边的黄土地上长的,像那儿的果子,不怕冷。”

这路,应该有人上上下下的,只是接近黄昏,风割着脸,只有我和同伴。土色,像一床大棉被,让我感到温暖、妥帖,正合我骨子里的颜色。

路通向另一个高坎,连接处塌了,仅余一脚宽,很平坦,长满荆棘。草,荣荣枯枯,自是无人理会,踩着发出“嘎吱”、“嘎吱”的响声,难道是与耳语?草中,有个石碾,不知碾过多少春夏秋冬,好像是走累了,走不动了,不知在那儿孤零零地蹲了多少寒暑星辰。那从陪伴它的花也枯了,叫不上名字,缀满毛茸茸的花球,白色的茸毛挤成珠子那么大的小粒。折下一枝,吹一口,白絮纷扬……

那是它们曾经飞扬的岁月吗?

一个院落,一个谷场,一棵果树,一丛野花,结束了它们青葱般的岁月,被人遗忘了,还一如既往地以自己的方式散发着泥土的芳香。

身后,是村庄,应该是从下面的窑洞搬上来的。

村前,有绿绿的麦田,田间有成行的枣树,田埂上有枝丫伸展的桃树。一脉脉山川绷紧着,一道道山脊隆起着,随意捧一杯黄土,都有祖辈的汗水从指缝流出。

我站在塬上,在想,黄河流淌千古,一路落天狂奔,到这儿静下来,是否有意提醒炎黄后人,步子放慢一点,沉下心来想一想,骨子里到底还有多少黄土色?

回眸,塬上桃花蓦然对我笑,那是我心中的土色。